

读书是一种宁静的辉煌

文/迟子建

读书带给人的好处并不是只言片语就能说尽的。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最巨大的遗产不是高技术文明所带来的一切生活上的便利和好处,而是群星一样灿烂地照亮夜空的丰富的文化宝库。书籍便是其中最为持久明亮能够照耀我们生命的星辰。

书籍是无声的音乐,是绚丽的绘画,是巍峨的建筑,因为只有它才能纳百川于一海,才能包罗万象,才能将历史活生生地再现在人们面前。书籍能让我们感受到已逝世纪的灯火、黄昏、繁荣和颓败,书籍也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我们无法涉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书籍将人类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和局限揭示给了我们,而且毫不保留地将人的痛苦、幸福、愉悦、悲伤、烦闷、绝望、矛盾种种复杂心理启示给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无法离开书。

我真正接触书是在上大兴安岭师专之后。在此之前我同偏远山区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最大众的语文课本便是所能读到的全部的书,而且并不知晓这世界竟留存着浩如烟海的好书。我在师专学中文专业,课程不紧,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有限(可在当时的在我看来,那图书馆里的书够丰富的了),我开始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读罗曼·罗兰的作品(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为大多数同学所喜欢),读拜伦、雪莱、普希金的诗,读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海明威、鲁迅的小说。这些作品给我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人生,从此我爱上了读书。

大约最初的读书者都是由读名著开始的。《红楼梦》《三国演义》《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战争与和平》《远大前程》《红与黑》等等。而有时也读一些未必就是最好的书,但是这种读书的积累过程却也是必需的。

离开大兴安岭后,我又辗转于西安、北京求学,尤其是在北京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我读了更广泛的书,而且已经开始有所选择和挑剔地读书了。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觉得学生时代为我所珍爱的屠格涅夫作品的简单,他因为唯美而显得苍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经久不衰的。读了郁达夫的作品,我则萌生了应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念头,郁达夫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独立的特殊一席,因为他的精神成就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节选)

野姜花

文/林清玄

在通化市场散步,拥挤的人潮中突然飞出来一股清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循香而往,发现有一位卖花的老人正在推销他从山上采来的野姜花,每一把有五枝花,一把十块钱。

老人说他的家住在山坡上,他每天出去种作的时候,总要经过横生着野姜花的坡地,从来不觉野姜花有什么珍贵。只觉得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香。

今年秋天,他种田累了,依在村旁午睡,睡醒后发现满腹的香气,清新的空气格外香甜。

老人想:这种长在野地里的香花,说不定有人喜欢,于是他剪了一百把野姜花到通化街来卖,在一小时内就卖光了。老人说:“台北爱花的人真不少,卖花比种田好赚哩!”

我买了十把野姜花,想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记起买野姜花的人可能是爱花的,可能其中也深埋着一种甜蜜的回忆;就像听一首老歌,那歌已经远去了,声音则留下来。

每一次听老歌,我就想起当年那些同唱一首老歌的朋友,他们的星云四散,使那些老歌更显得韵味深长。

第一次认识野姜花的可爱,是许多年前的经验。我们在木栅醉梦溪散步,一位少女告诉我:“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蝴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向远方。”

然后我们相偕坐在桥上,把摘来的野姜花一瓣瓣飘下溪里,真像蝴蝶翩翩;将叶子掷向溪里,平平随溪水流去,也真像一条绿色的小舟。

女孩并且告诉我:“有淡褐色眼珠的男人都注定要流浪的。”然后我们轻轻地告别,从未再相见。

如今,岁月像蝴蝶飞过,像小舟流去,我也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流浪岁月,仅剩野姜花的兴谢在每年的秋天让人神伤。

后来我住在木栅山上,就在屋后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小屋,春天里的桃花像一串晶白的珍珠垂在各处,秋风一吹,野姜花的白色精灵则迎风飞展。

我常在那颓落的墙角独坐,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感觉到秋天的心情可以用两句诗来形容:“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记忆如花一样,温暖的记忆则像花香,在寒冷的夜空也会放散。

(节选)



摄影 林萍

麻雀

文/冯骥才

这种活在人间的鸟儿,长得细长精瘦,有一双显得过大的黑眼睛,目光却十分锐利。由于时时提防人,反而要处处盯着人的一举一动。脑袋仿佛一刻不停地转动着,机警地左顾右盼;起飞的动作有如闪电,而且具有长久不息的飞行耐力。

它们总是吃不饱,需要往返不停地奔跑,而且见到东西就得快吃。有时却不能吃,那是要叼回窝去喂饱羽毛未丰的雏雀儿。雏雀长齐翅膀,刚刚学飞时,是异常危险的。它们跌跌撞撞,落到地上,就要遭难于人们的手中。更可怕的是,这些天真的幼雀,总把人料想得不够坏。因此,大麻雀时常对它们发出警告。

诗人们曾以为鸟儿呢喃是一种开心的歌唱。实际上,麻雀一生的喊叫中,一半是对同伴发出的警戒的呼叫。这鸣叫里包含着惊心和紧张。人可以把夜莺儿的鸣叫学得乱真,却永远学不会这种生存在人间的小鸟的语言。愉快的声调是单纯的,痛苦的声音有时很奇特;喉咙里的音调容易仿效,心里的声响却永远无法模拟。

如果雏雀被人捉到,大麻雀就会置生死于度外地扑来营救。因此人们常把雏雀捉来拴好,耍弄得它吱吱叫喊,旁边设下埋伏,来引大麻雀入网。这种利用血缘情感来捕杀麻雀,是万无一失的。每每此时,大麻雀总是失去理智地扑去,结果做了人们晚间酒桌上一碟新鲜的佳肴。

(节选)

九月的初秋

文/余秋雨

九月的初秋,仍有着夏的余韵。蛙声虫鸣逐渐稀落了,只有寒蝉依然在柳树上鼓噪着它的乐章。水面残荷点点,成熟了的莲蓬开始从夏日的梦中醒来。

玫瑰和月季仍然吐着芬芳,在渐冷的秋风中延续着青春的美丽。桂花开了,在疏朗的月夜中散发着阵阵幽香。

南飞的雁儿掠过蔚蓝的天空,在人们心中划出秋的痕迹。风渐渐大了起来,卷起干枯的黄叶,蝴蝶般地飞舞着;仿佛纷纷坠落的音符,装点着清冷的秋晨。

阳光照在蜷缩起来的枯草上,倦倦的,添了几分秋的寒意。霜花在静谧的夜晚走进了庭院。

(节选)

断章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朱自清

我想把秋天寄给你,包括我和我的心脏。趁你正好在遥望这里的秋天;趁我们还有金风玉露的年华;趁我们都在半醉半醒之间;趁我们都还相信人间欢爱。所以我想把秋天寄给你,包括整个秋天都寄给你。

——林徽因

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飒飒地响着,雷云拍打着大手。花孩子们便在那时候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

——泰戈尔

叶悄悄地从树上飘落,仿佛一片片坠落的音符,汇成一首萧瑟的歌。秋风中轻拾一地阑珊,将一笺心语吟成一帘秋色,让斑驳的印记诉说秋水长天的过往。

一抹牵念,在微凉的指尖悄然绽放。一语柔情,在似水流年里低吟浅唱。缘分因错过而荒凉,时光染上了一地的忧伤。

——徐志摩

新赏析

APPRECIATION OF WORKS

柳梢青·知足

刘存发词篆刻

知足安生,不求利禄,莫逐虚名。朗月多情,清风无价,尽享休争。经年辛苦躬耕,又消得、稻粱几升。两间茅舍,一张书桌,乐在清平。

